

1917-2018

饒公風骨 不屈抗日

戰亂不忘學術 家財盡不覺愁 一生力弘國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走過101個年頭,帶着各方滿滿的讚譽,國學大師饒宗頤日前瀟灑告別塵世。終日埋首文獻古籍,世人只知饒公「業精六藝,才備九能」,而陪伴饒公38年的入室弟子鄭煒明昨分享了這位文壇巨擘一些不為人廣知的軼事,包括在抗日戰爭時期堅拒靠攏日本,持守文人風骨。這些故事,令大眾對這位文壇巨擘,有更立體的了解。

自幼已嶄露出天才鋒芒的饒宗頤,是當年潮州首富饒鈞的長子,少年時已是潮汕地區的名人。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當時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藝文纂修的饒宗頤所身處的地區不久已告淪陷。港大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鄭煒明分享恩師軼事時提到,當時日本人很想拉攏他,「對方想透過一些漢奸說服他,而這些漢奸正是饒公父親的朋友。」

在港創《斗室賦》展民族氣節

饒宗頤沒有屈從,並決定先回潮州,後來因要受到戰事而遷往雲南澄江的中山大學任研究員,他離開了潮州,打算從惠州、香港、再轉越南乘滇越鐵路至昆明,可是途中饒公因染惡性瘧疾而滯留香港。這時候,本身是貴公子的饒公不得不蝸居於香港狹小的房間,並創作了《斗室賦》,表現出其民族氣節。

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後,饒公輾轉到了潮汕抗日戰爭後方揭陽。鄭煒明表示:「饒公當時受堅決抗日的揭陽縣長陳暑木將軍聘任為揭陽縣文獻委員會主任和揭陽民眾教育館副館長,主要負責振興中華文化,發揚潮州文物和文化遺產,鞏固潮州人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文化尊嚴,還透過教育民眾,宣傳抗戰的民族精神。」

直至揭陽局勢惡化,饒公才又移師桂林、蒙山、大瑤山,「其間饒公幾乎被

日軍戰機炸死。」抗戰勝利後,饒公曾吟詩「舉杯同祝中興日,甲午而來恨始平。一事令人堪興爾,樓船兼作受降城。」抒發欣喜之情,可其實與此同時,饒家家財幾乎耗盡,但他心情沒受到影響。1949年至1952年間,饒公再次赴香港,生活變得更加緊繃。當時他寄人籬下,與考古學家衛聚賢同居於上環永樂街衛聯行的辦事處閣樓上,之後又遷至香港南北行的閣樓小房間。在如此困頓環境,饒公仍不忘學術,在新創立的新亞書院任職教授。

在回憶恩師生活點滴時,鄭煒明提到近年有人在網絡誣陷饒公在抗日時期當過漢奸,鄭煒明曾撰寫論文證恩師清白,「我不知道饒公是不是知道這件事,因為他不關注這些(身外事)。」

鄭煒明:恩師是最「乾淨」的人

在鄭煒明眼中,恩師笑罵由人、純品,有着一般人都沒有的境界。由於看透世情,就連幾年前愛妻離世,饒公雖然黯然,卻仍能保持平靜,「在師母靈堂,饒公招手叫我到身邊,問『佢搞定了?』我答『是』,他說,『好,搞定了就好』。」

鄭煒明認為,饒公是最「乾淨」的人,「人乾淨、心乾淨」,從不為世俗、錢財干擾心志,窮一生力量為保育、發揚的國學而努力,活得出彩,沒有遺憾。



鄭煒明(左)與饒公合照。 受訪者供圖



饒公與他所書榜書《心經》,2001年攝於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館。 饒宗頤學術館供圖



在饒公(前排站立左五)祖父帶領之下,饒氏家族上世紀20年代大合照。 饒宗頤學術館供圖



反對學術「專門化」「不通不能真專」

港大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鄭煒明,從澳門東亞大學一年級起追隨饒公,是守在饒公身邊最長時間的門生,「當年我在香港讀預科,老師是饒公的學生,向同學介紹饒公。我好奇就在圖書館找到唯一一本饒公著作《楚辭地理考》,雖然我看不太懂。」後來鄭煒明得知退休後的饒公會到澳門任教,竟不惜放棄英美大學學位,「在澳門等着饒公,等着做他的學生。」從此,鄭煒明就常伴饒公身邊,至今38年,在學術上受饒公很大影響。他指饒公生前反對學術「專門化」,提倡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要做一個「通人」,「不通就不可能真正的專」,故鄭煒明多年來亦不將自己局限於某個「專科」,和饒公一樣,對許多學科都充滿興趣。

文史學者60歲入黃金期

鄭煒明說:「饒公講過,文史學者沒有退休,60歲開始才是黃金時期,40歲都只是『小朋友』,到60歲看

文獻看到熟啦,就是要出成果的時候。」饒公三分之二的學術著作均是60歲以後才完成。除了五四以後的近現代史外,鄭煒明透露饒公幾乎對所有範疇都有涉獵,「並且都能出任博士生導師」,又笑言自己「連他十分之一都比不上」。他對饒公十分信任,當年在港大讀研究生時,因饒公認為「中國文史的根在內地」,於是毅然放棄在港大繼續修學,轉職北京。後來,鄭有兩次北上擔任教授的機會,都因被饒公請去「飲茶」而放棄,「當時饒公沒有告訴我原因,只是告訴我重要事交給我做,我相信他,就留了下來。」

生活如赤子 看新聞要解釋

3年後的2003年,鄭煒明終於知道了饒公留在港的原因,「因為他要我做饒宗頤學術館。」饒公留下許多珍貴的資料需要整理,現時饒宗頤學術館內的4個工作人員只做整理工作

亦要耗時10年。在學術世界天才橫溢,但在生活上,饒公是個要人照顧的孩子,「他當年不會在銀行開戶口,要學生陪他才行,而我在饒公家陪他看電視新聞,他會聽不明,我要用他能明白的語言再做解釋。」這位單純又可愛的老人已仙逝,鄭煒明指饒公應是在睡夢中昏迷,當晚外傭發覺饒公睡覺好靜,才知出事要急送醫院,可惜搶救無效。他在收到饒公去世的消息,「見到時感覺腦海空白。」饒公離世前兩星期前曾入院做檢查,並無發現不妥,鄭煒明本月5日上午仍到饒公家中作客開會,當時饒公面色好、有精神,握手還是一貫的有勁。鄭煒明對恩師說:「我返學術館工作了,饒公答『好!』」這冥冥中似乎成為饒公對鄭煒明的囑託,鄭煒明表示,希望替饒公做好兩項未完成的研究,計劃用十餘年時間為恩師撰寫評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博學又勤力「100歲也做功課」

享負盛名 國學大師饒宗頤日前凌晨在跑馬地寓所暈倒辭世,享年101歲,其研究領域涉獵廣泛,在文學、藝術、學術三方範疇均享負盛名。饒宗頤文化館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黃景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在饒宗頤70多歲時認識對方,讚揚對方是一個博學、勤力及記憶力驚人的人,每天仍然堅持寫字及查閱典籍,對方一直勉勵年輕人做中國文化承傳的工作。



黃景強 商台圖片

黃景強表示,在上世紀80年代中邀請了饒宗頤擔任澳門大學中文系的客座教授,指即使對方已屆70歲,但仍然很勤力。其博學及勤力程度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由70歲至100歲也在做功課!」他續說,無論是寫字、看書及查典籍,及善於背誦《史記》及《資治通鑑》,活學活用之餘,亦過目不忘,且早於16歲已有著作《潮州志》面世。他指根據其家人說法,饒公是在睡眠中逝世,是壽終正寢。他指對方有一段時間不舒服,曾經進出醫院,近兩三年

身體轉弱,步行及聽覺出現問題,但是思維仍然敏感,仍然堅持寫字及作畫,經常畫荷花,仍有白描的上色技巧,融入敦煌意境,「由巧入絕」,展現雍容華貴的氣質。他認為饒公90歲後的字畫最精彩,是已步入成熟時期,由原先比較簡單的文人畫,再變得較為成熟。黃景強表示,饒公在十多年前曾經說過,中國已衰敗了一百年,但現已踏入中華文化復興的世代,希望年輕人一代能做中國文化承傳的工作,簡單如飲茶、下棋、古琴、寫詩詞亦是文化傳承的部分。黃景強坦言,「想不到饒公走得這麼快!」他指饒宗頤文化館亦無準備,但會徵得其家屬同意後,做大型展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學生在台上與在囚者(化名阿信)真情對話。

在囚者演話劇 向學生宣犯罪惡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懲教署昨日在赤柱監獄舉行「更生先鋒計劃」之「創藝展更生」話劇音樂匯演,參與匯演的在囚者均被判終身監禁或長刑期,他們為學生演出一套名為《如果生命有Take Two》的話劇,並安排在囚者向學生分享犯罪帶來的惡果。因干犯殺人罪而被判處終身監禁的阿信至今已服刑超過22年,他指自己成長於一個幸福家庭,可惜並不安分守己,家人保送他到外國留學期間悄悄回港,挪用家人給予的生活費做生意,以為可以創一番事業,更因與生意夥伴爭執而犯下大錯,但年過七旬的母親二十多年來堅持每星期都探望他,令他最後決心

腳踏實地,實現母親的心願。阿信在囚期間花了14年時間,在懲教人員和義工的幫助下取得了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及教育碩士學位的資歷,他感謝赤柱監獄的臨床心理學家給予他適切的心理治療計劃,讓他在過去犯罪的沉痛中釋懷,敢於向自己和其他人承認內心的黑暗面,現在能夠敞開心窗分享自己,投入「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超過300名分別來自9間中學的學生出席昨日活動,有學生表示,進入監獄的保安檢查向他們展示了監獄守衛森嚴的一面,感受到犯罪而失去自由的代價。

艱苦奮鬥成校長「失敗周」勉後輩自強

學界正能量

沒有人願意碰上失敗,但若能正視它、克服它,或會是日後邁向成功的助力。12歲的小伙子林德育由內地移居香港,被迫降讀三級以追上課程,學業上屢遇挫折;家住龍蛇混雜的木屋區,與成功人士完全沾不上邊。幸好遇到良師,令他明白天道酬勤,幾經努力,他終於擺脫貧困。現在是亞斯理衛理小學校長的他,為鼓勵學生自強不息,破天荒在學校舉辦「失敗周」,希望孩子反思失敗的「價值」。林德育來港後,一家五口蝸居在狹窄的木屋裡。屋內沒有廁所,要用公廁。小時候他總是好奇,「為什麼經常在公廁看到針筒?長大後才知道,針筒是吸毒的工具。」父母為了生計拚命工作,面對生活的窘境,林德育只能跟自己打氣:「要努力讀書。」

熬夜讀書 兩患肺癆

原本在內地升中一,但因課程銜接問題,他在港要由小四讀起,並學習完全陌生的英文及廣東話,頗為吃力。年齡較同學年長一截,但小小年紀的林德育懂得自我安慰,

「我當時個子較矮,長着孩子臉,性格又幼稚,可以和同學打成一片,他們都不知我年紀比他們大。」小五是林德育的轉捩點,班主任謝老師知道他家境困難,經常請他午膳,又替他補習。在恩師扶助下,他終能升上名校。不過,中學校內競爭激烈,他的英文跟不上進度,要經常熬夜讀書,「為了不打擾家人休息,我會跑到附近的醫院溫習,結果休息不足,兩次患上肺癆。」幸好,皇天不負有心人,他捱過公開試,考上大學,轉職成為老師。執教鞭後,曾遇過一個家庭富裕、次次考第一的優秀學生。這女生後來出國留學,卻無法接受新生活帶來的挫敗,經常在半夜致電林德育訴苦。遠水救不了近火,女生後來患上抑鬱症,更「割手」自殘。女生的故事讓他耿耿於懷,「在校時,我錯過了教導她如何面對失敗,很遺憾。」他不想現在的學生重蹈覆轍,故近日在學校舉辦「失敗周」,與非牟利團體及兩岸三地的教育界人士合作,推動「正向教育」,當中有電影欣賞、講座等活動。



左起:言康政、賀朗及趙穎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攝

他認為,現今孩子很「怕輸」,社會鼓吹比較的心態,學生被無形的壓力包圍,若學生不懂正視失敗,很容易崩潰。「失敗周」前日舉行開幕禮,林德育邀請了歌手胡鴻鈞來分享自身「失敗的故事」,他曾是林德育的學生,兩人感情深厚。胡表示自信對唱歌頗有天分,但在錄音室,經常被監製要求重唱,有一次唱到近百次,「我質疑自己的能力,但最終還是堅持下去,在失敗的過程中,必定有得着。」該校的小六生賀朗覺得舉行「失敗周」很有意義,本身是敲擊樂隊團長的他,在一次排練中頻頻出錯,被老師訓示了幾句。他即時情緒爆發,衝入廁所哭喊及大發脾氣。同學言康政見狀,馬上遞上紙巾安慰。賀朗說,「這次經驗讓我明白,會有人明白及安慰自己,不要獨自面對挫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